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第三十五回 眾冤魂夢中告狀 實繭網私訪李府

詞曰：守分終朝受困，欺心日夜笙歌，瞞心昧己得錢多，積德終朝忍餓。
每見善人遭害，那見惡人受磨。試問此理是何如，且看收稍結果。

話說唐大人私訪，住在週五房下處，夜間聽得大漢夢話，問他詳細不肯說明。次日備了豬首會，大家坐下，說道：「不可帶那大漢，他吃得不好，又有一起打呢。」大人叫聲：「白大，你與我把那大漢請來。」白大答應，走進房中叫聲：「好漢，我兄弟張老二昨晚打得快活，今日請你去吃豬首肉。」大漢一聽，走將出來，不分皂白，叫聲：「白大，快快拿了來吃。」白大走到廚下盛了一搶盤送來，大漢狼餐虎咽，登時吃了。又盛來，共吃了四個豬首，方才罷休。大人在旁見他吃得莽撞，心下暗想：卻是一位英雄。便問道：「壯士你姓什名誰，那方人？」大漢道：「俺姓周名甸，外面有個綽號叫做花繡天罡的便是。」大人又問：「不知壯士有什麼冤枉？」回道：「我為的漂水出了惡人，害殺人多呢。」大人又道：「是哪一個？」說是李大麻子這個囚攬的。又問怎麼害殺多人？周甸就把李雷的惡處，並三殺李府未得成功，略略說了一遍。大人聞聽其言，氣得三屍暴燥，七竅生煙，暗暗動怒。說：「南方竟出了這麼一個惡人，實難容恕。」眾人聽得說是李雷，一個個嚇得心驚吃不下去，把豬首肉都停在心中了，一哄而散。忽聽得街坊一片嘈嚷之聲，喊道：「都反了，反了。我們去看呢。」大人連忙步出店門，跟隨眾人去不多遠，只見四五個大漢手中執著擻子，把一個八十餘歲的老者抬了去了。大人走近拉住一人問道：「朋友，這抬的是什麼人？」那人回道：「我們鎮上有位教習頭，名叫廖丹華。這廖老爹只有一女，從小兒定了人家。那日李大麻子船過此鎮，看見了廖棲霞姑娘生得標緻，就付了五十兩銀子，叫七日神孫建安到廖家下定。大姑娘得了此信，就到後邊河內自盡身亡。孫建安從漂水來此抬人，見姑娘死了，把廖老爹抓住抬去了。將來性命難保！」大人聽完信，步走到圍門邊，有個五間頭的米舖子門口，擺了幾個米匾。大人站下，說道：「老爹，世間有此惡人，難道都沒有地方官管麼？」正說之間，巷子內走出一個人來，精赤身軀，手執擻子，認定大人刺來。大人往後一讓，跌入米匾。米匾朝過一坎，將大人坎住。事有湊巧，卻周甸也來到此，一聲大喊，早被一擻子刺來，替大人搪災。身上中了六七下。大人爬起來，嚇得面如土色。只見周甸中傷，二人殺入城中去了。

且說大人回歸寓所，定了一定神，問周大漢可曾回來了？白大答道未曾回來。大人心中憂慮，等到二更，從屋上滾下一個人來。點燈一照，乃是周甸。只見渾身中傷。大人叫白大扶他進房，請內外醫生代他醫治傷痕。說：「周壯士，你傷痕好了，速往南京去告狀。唐大人是不徇私的，定然要准的！」說罷，歸房安寢。坐在椅上，忽然椅子騰空出了店門，一路而去，早已出了城門，來到荒郊。只見一座朱紅漆的山門，門上釘了一對銅環，直至山門之內。但見陰風颯颯，冷氣森森。上了甬道，兩旁有二十四司大殿，上坐了一座尊神，赫赫威嚴，當面擺著公案，上邊筆硯簽現成。大人恭身下拜，起身只見一陣陰風起處，來一個白髮白面身著白衣，乃是地方鬼，手執銅鑼，敲了一下。但見進來了無的冤魂，朝著大人叩頭。大人抬頭一看，但見也有頭戴烏紗的，也有戴帽子的，也有燒得焦頭爛額的，有的頭分數塊的，大小不等，男女不一，有百十餘人，磕了頭，一陣陰風散去。又來第二起鬼來，只見四個殺神手執了一牌「貪戀癡迷」，又寫著四句：

全無人殺士心明，罕見奇珍起禍因。無頭怨鬼屍存土，寶至台前冤自伸。

又見一個無頭冤魂，將頭拎在手中，見了大人，連忙跪下，將頭安上，叫聲：「青天大人在上，小人韓桂，被王志遠殺害。」大人便問怎麼殺害與你，冤魂就將奉主人之命送寶下書，半途被害情由細訴一遍。大人點頭，冤魂叩了幾個頭，起身一陣陰風去了。大人走出大殿，腳一拌，「哎呀」一聲醒來，卻是一夢。驚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挨至天明起身淨面，用了早點，叫聲：「白老大，我今日要動身了。」又走到周爺房中說了一聲，又叮嚀了幾句，叫他將養好了一定前去告狀。說罷出外算還房飯帳，出離店門，會了家人四個，跟隨在後，上了小船下去。

那日到了一個地方，大人又上岸私行，只見岸上有百十名百姓，手舉長香，一齊跪著在河坎子下面，聲聲口稱冤枉。大人近前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在此喊冤，大人座還在後面，不在此船。」眾人聽說，各自去了。大人便對一個年老的百姓拱拱手道：「老翁，你們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？眾人有何冤枉要喊大人？」那老者回道：「這裡叫做紫竹觀音庵，庵內來了一位活佛，十分靈驗。求財得財，求子得子，哄動這一方百姓前來燒香，煙火不斷。那日夫妻兩個前來求活佛求子，活佛就把婦人留下，住到天亮活佛走了，和尚到後面不見婦人出來，便進菜園，只見一堆白骨。自後每日都要一個婦人。如今菜園內白骨如山。」大人聽罷，說道：「你們不要怕，這是妖怪。我姓張名二，專會擒妖。」老者道：「與你去見和尚去，走呀！」大人同老者來到庵中見了和尚。老者道：「和尚，如今這位張二爺會擒妖。」和尚大喜，接入奉茶進齋。至晚大人端坐殿上，吩咐和尚迴避。更油盡燈，起一陣狂風，妖氣中現出一個妖怪，撲上殿來。這妖怪正要傷大人性命，只聽得那廚櫃上鎖自然落下，「呀」的一聲，櫃門大開，從裡面跳出一位和尚，頭戴唐僧巾，身穿烈火風雲袈裟，喊了一聲「呔！好大膽的妖孽，敢傷國家棟樑！」喊罷，只知他口中不知念些什麼，登時之間那孽畜現了本象。大人渺渺茫茫，竟不知是件什麼東西。和尚用手抬起在手中，一搓，拿來在燈上一點，只見一個毛團在天井中一轉，一聲響處，炸為飛灰。和尚降了妖怪，進房對大人吹了一口氣，仍然進櫃。

再說大人昏迷中和尚降了妖怪，心中明白，只是身子難動。至天色微明方才醒轉，嚇出一身大汗，站將起來，走到耳門首，喊道人開門。和尚聽得喊叫，連忙點了火把，和尚拿了一面銅鑼敲將起來，又放了三個大炮，方才開門走進。和尚一見大人，叫聲：「張二爺，可曾看見妖怪麼？」大人道：「妖怪已被我治住了。」和尚忙叫道人取桃柳枝子定下。大人問道：「和尚，這櫃內是什麼東西？」回道：「是些老和尚的神像。」大人道：「你可開了與我看一看。」和尚答應，去了鎖將櫃開了，大人一軸軸打開看去，看到夜間救他的那位和尚的像，與夜間形容無二。問道：「和尚，這一位叫什麼名子？」回道：「法名淨心，是我的師祖。」和尚，你把這軸像早晚供俸香火，我去見大人。俟大人到了任，辦完公事，回京奏知聖上，少不得前來要起造淨心殿。」說罷，出了菜園，到了客堂，道人送水與大人淨面，又用了一頓麥面。大人送和尚一錠銀子算香儀，和尚不肯收，謙之再四，只得受了。大人別了和尚，出了庵門，一路回轉，仍上小船下去。這且慢表。說那周甸在週五房將養傷痕，過了數日，算清店帳，叫了小船趕奔南京碼頭，上岸背了包裹，開發船錢，走進西關門內，投在王三房飯店住下。按下不提。

再講唐大人一路滔滔前進，早抵龍潭地界。大人帶了銀兩，家人跟隨上岸私行，青衣小帽，進了漂水的西門。只見前面圍了個圈子。大人走進問一老者是什麼事，回道：「是李府內排河水的李二，到別處去要利錢。遇到一個鐵匠頭買醬油，潑在他身上，他發怒打死了鐵匠頭，喚狗來嚼骨頭。」大人一聽，暗恨在心：李府的家人如此狠法，家主可想而知！這世間留此惡人如此行為，這還了得！走著走著，來到一個僻靜處，有個關帝廟。大人一直走進，只見廟內狼狽不堪，甚為荒涼。和尚道士全無。即忙吩咐家人先去如此如此，家人奉命而去不提。且說大人上殿，就在神前拈香拜下，叫聲：「神聖呀！你義膽忠心成了神聖，今日既為一郡之主，為何容留一個惡人？你坐觀成敗，大為不該！」大人說罷起身，只見神像把鬚鬚一鬆，動了兩動，似乎說：「你怪錯了，我乃陰官，怎管陽間之事？並且惡人氣數未盡，陽壽未終，只等你到江南之任，他才倒運。」

且說大人轉身，只見一陣陰風，刮了一個團子滾來，在大人面前，團團一站，大人拾來一看，乃是一紙陰狀。連忙折好收在靴筒之內。卻好家人辦的東西也齊全進來，乃是一頂涼草帽子，半新舊布鞋襪，外是一個舊包裹，裡面是幾匹粗細繭綢。大人換了一件繭綢大褂，將草帽戴上，換了鞋襪，背了包裹，裝做賣繭綢的客人，吩咐四個家人「在城外下處等我。此刻我進李府走遭即回。」家人答應而去。單講大人出了廟門，訪問李府住處，慢慢的行事。將近李府，只見一起眾百姓齊聲喊道：「我等到李大老爺家去看戲，是名班子請客呢。走呀！」大人聞聽，跟隨眾人前去。遠遠只見東西柵欄，迎面磨磚生花白粉沖天照壁，高大門樓，白礮石

琢獅子盤球大石鼓，三層坡台，如同都院衙門。大人看了，點頭會意。進了柵欄，上了坡台，眾人一擁而進。大人看內無人，背了包裹進了大門。大人不進李府，萬事不休。這一進去，有性命之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